母亲同我在康定生活的那几年

■ 王朝书

康定,是一座爱城。在康定这座城市,我学会 了爱并让我的母亲感受到了爱。我和我的母亲终 于相爱了。

童年记忆中的母亲

母亲,既是母亲,又是"父亲"。母亲是我的 爱,也是我的抗争。

一出生,我就在"阶级斗争"的漩涡中。通 常,媳妇与婆婆是天敌。更何况,母亲面对的是 一位从民国走过来的婆婆。当母亲还是新媳妇 时,她的婆婆即我的奶奶与母亲几次交锋后,交 出了钱柜钥匙。从此,母亲在她的新家里站稳 了脚跟,占据了上风。然而,随着我的出生,已 经吃斋念佛不管家事的奶奶与母亲再起冲突。

对我,奶奶有着特殊的情感:我出生后,她 摆下香案,向神请了我的名字。这是奶奶在她 的孙子孙女中唯一做过的事。奶奶对我溺爱到 不能听见我的哭声。但凡我哭了,母亲就会挨 骂。她认为母亲没把我照顾好。奶奶倾其所能 地爱着我。当年幼的我哭泣时,贫穷得只有一 副干瘪奶子的奶奶将她早已断奶的奶子塞进我 的嘴里,让我享一时的口感之福,丝毫不顾我已 冒出的牙齿会咬破她的奶头; 当年幼的我想到 父母劳动的地边玩耍而不愿走路时,奶奶将我 用背篼背了,从家里走几十米远的路把我送到 父母身边,那是她最后一次背孩子。当奶奶听 见我在背篼里喊将我放下时,她发现,年老的自 己已糊涂到不知孩子头下脚上地倒栽在背篼 里。从那后,奶奶再也没有背过她的任何一个 孙子。我出生时,奶奶年事已高,带小孩已极为 困难,她将她在尘世间剩下的能量都给了我。

不幸的是,奶奶对我的爱,却在有意、无意 间挑战了母亲对孩子的权威。甚至,奶奶自己 都不知道,潜意识里,她将对我的爱化成了折磨 母亲的武器。时常为了我,奶奶将母亲骂哭。 无辜的我,无意间站到了与母亲对立的行列。

在奶奶的庇护下,受趋利避害本能的驱使,我 学会了与母亲周旋。但凡做错事,母亲要教训时, 我会跑到奶奶身后,或者哭得很大声,这样奶奶就 会训斥母亲,我就免去了皮肉之苦。当时,母亲的 委屈,我并不知道。因为,我只是个孩子。我满 心、满眼的世界仅是快乐。我不要挨打。因为不 要承受挨打的疼痛,我开始与母亲对立。

母亲对我的情感日益复杂。我是母亲十月 怀胎生下的女儿,然而,我却又是她委屈、痛苦 的由头。每当因我而挨骂时,母亲对我就爱怨 交织了。母亲不敢反抗奶奶,她只有将对奶奶 的所有埋怨转移到我的身上。母亲不想委屈地 活着。她认为只要我不听奶奶的话,转而乖乖 听她的话,奶奶就找不到岔子了。母亲觉得必 须驯服我。因为,我不像是她的女儿了,不仅给 她招来痛苦,还不服从她的教训。

母亲开始行动,意图驯服我。

一个冬天,奶奶外出。家里只有母亲、父亲 一天,父亲也不在家。那天,我外出玩 耍,回家却推不开门。门被紧紧锁住了。进不 了屋,我爬上门前一棵已没有树叶的桃树,高喊 着"阿妈、阿妈……"。我知道,我的声音母亲一 定听得见,她会很快回家开门。然而,将近半个 小时,没有回音。我开始感到不安。但是,我知 道,母亲一定就在附近哪一家的火塘边。又继 亲非常宠爱妹妹,对我则是淡淡的。

续喊,"阿妈、阿妈……"。如是,又过了将近半 个小时,依然没有回音。对母亲的怒意渐渐从 心底升起,我不再喊"阿妈"。在桃树上,喊着母 亲的名字,"李明英、李明英……"。我想母亲这 下一定听得很清楚了。可是,村庄依然寂静。 寒风中,我挂在桃树上,荡来荡去,看着乌鸦"呱 呱"叫着回巢,看着火烧云渐渐暗淡,看着一根 根光秃秃的树枝,看着冬天原来是这个样子。 寒风中,我紧一声慢一声地喊着,"阿妈、李明 英、明英娃儿……"。我把母亲的乳名一起捎上 了。我已在造反了。叫大人的小名,在母亲的 家教里意味着以下犯上。

天快黑时,母亲终于回家了。我问她,"嘿, 你咋没听到我喊你呢"。看着寒风中挨冻的我, 母亲脸上带着胜利后狡黠的笑容,"听到啦,我 故意的。今后,你听我话不哇"。母亲的回答, 让我沉默了。为了让我听话,母亲竟用了卑鄙 的手段。我有点不喜欢母亲了。

母亲驯服我的计划没有成功。又用苦肉计 逼我就范。她假装不再管我,丢下我一人在家, 而她则回外婆家去。母亲想让我感到害怕,从 而依赖她。然而,她没走出多远,我就在家里撒 泼,大哭,并将母亲挂在晾衣绳上的衣服全扔在 地上泄愤,以此表达对母亲一而再地逼迫我的 不满。母亲听见我的哭声,以为我怕了。可当 她回家看见一地的狼藉时,傻眼了。她意识到, 我已经野了,想驯服,没那么容易。

母亲动用最后一招——黄荆条下出好人。 当奶奶又一次不在家的时候,母亲将黄荆条招 呼到了我身上。

荆条落下时,我的身上在疼,心里在失望 -这个世界不美好。我心中的人间只有快 乐,没有痛苦。那天,母亲将往日的积淀一起对 我"招呼"了。

那一天,我爆发了一次大反抗。

当母亲的黄荆条停歇后,我哭泣着,模仿奶 奶的动作,敲响了家里神龛上的铁磬,"当……当 ……"的声音传出很远很远。然后,我在神龛上 插上香烛。之后,我跪在蒲团上,磕头后,边烧纸 钱边向神仙请求,"神仙爷爷,你把我收回去嘛。 我不想在这了。我妈对我不好。呜呜呜……" 钟磬声早惊动了此时在地里劳动的母亲。敲钟 打磬,这对母亲是一件天大的事。钟磬声响,意 味着,神仙已被惊动,我在它们跟前许下的心愿 会兑现。母亲吓住了,悄悄地、远远地看着我的 举动。母亲只想我听她的话,不想我死。

看着我边磕头边向菩萨请求,母亲明白了, 我是不会乖乖地听她话的了。母亲做出了决 定:今后再也不教育我了,让我自己一个人去 混。她赌气地想着:倒要看看,这辈子,我会把 自己折腾成什么样。那时,我大概三岁左右。

和我在康定生活的那几年间,母亲讲出了这 段往事,讲出了她当时的想法。我根据母亲的讲 述,加上记忆的碎片,猜测她和奶奶的心理。

经母亲讲述,我明白了,我的命运在那一刻 走向拐点:我用拼死挣得了自己的命。从那之 后,我的人生由我负责。我没有了父母这座大 山。我成了无法无天的美猴王,自由而无方向。

经母亲讲述,我也明白了,为什么记忆里母



"每次在这个城里回头,都听见那些灰色而 冰冷的墙壁述说着故事。"外面依然下着雨,听 着王菲的流年,回来的路上看着朦胧的街灯,总 是喜欢着这样的美。

当灯光比夜色迷离,我和你的距离,刻画到 哪里,才值得庆幸。

那些啊,相遇过的人,都散落在了天涯,成 了优美的灯塔,安静地照耀着远方。

我一直都在流浪,可我不曾见过远方,我以 为的遗忘,原来躺在你手上。那个男歌手嗓音 颤抖低迷的唱着。而我与你都不曾去过的地 方,叫远方。揭下年华的面纱,原来谁都不曾骄 傲得忘了所有的他或者她。

沿路盛夏的烟花,有时候你在左右手说过 的那些话,就变成了夜里的雨一直下。

梦里的整个天涯,都是湿润的水花,滴答滴

答,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如果有幸听到你说晚安这句话,大概便不

会夜深里害怕。

交换着各自最想听到的那句话,进入梦乡, 也许才能睡得安稳。每次在这个城里回头,都 听见那些灰色而冰冷的墙壁述说着故事。

关于时光关于岁月,要么清静,要么烦嚣。 再回首,却已是无从追究,记恨或者原谅,都只 是一场人性的得失。渐渐迷蒙在光线里的背 影,好像来过,好像拥抱过。而要在乎的太多,

一双手,谁记得谁牵过。 当我们终究学会这慢慢成长,而又在来路 里看见那些年少的脸庞。会不会也在一刹那里 忆起很久以前的那一点心头好。某某的电话, 某某的家,某某还过得好吗,你好么,天气好么,

都只是往事里回首的一个过往符号。 那年盛夏,那杯热奶茶,那把流浪歌手的吉 他,原来都只是一场梦的喧哗。醒过来的天空,

干净得虚假,湛蓝得伤怀。

这个冬天,就是一场冻结在头顶上空的,泼 墨的画

那些轰轰烈烈闯进我生命里的人,最后在一 片默然里退场。站在这个季节的末端,我不是不 想抓住它的尾巴,而是它突然回过头,狠狠地咬了 我一口。于是乎,我不得不放手,然后岁月像一头 蛮牛,狂奔到陌路,最后到末路,悄无声息的蔓延 到盛大的一场自我毁灭,灵魂得不到救赎。只是 岁月那哀怨的眼神,让我无地自容,因为我已经分 不清,是我辜负了岁月,还是岁月伤害了我。

就像,当初的牵手,到底是你牵了我的手, 还是我牵了你的手。

有时候在大家聊天的时候我会突然的沉 就好像在戏院里看着很精彩的电影,和大 家一起笑,一起哭,一起鼓掌。最后突然发现, 自始至终,都只是一个观众。不是我的故事,不 是我的舞台,我却豁尽了力气,为你喝彩。而 你,终究未曾侧目。

天空,有时候很蓝。仰望,就像一滴眼泪凝

灯光,有时候很暗,细看,就像我们还未施

展开来的梦想。 白天,有时候很静,聆听,就像海水温柔的

拍打着沙滩。 黑夜,有时候很亮,远观,就像海岸的灯塔

散发着皎洁的月光。 很多事情不是看到了希望才去坚持,而是

坚持了才能看到希望。 一直深信着几米说过的那句:"生活总在最

深的绝望里遇到最美的风景。"

我祈祷,明天又是一个艳阳天。

我仍然向往那些直白诚实而简单的人心。 我也希望大家也一样。

小小说

下午五点多,镇综治办的副主任小王正在 整理着台账资料,准备迎接下个月的政法业务 检查,"叮铃铃"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快 下班了,是谁打的电话呢?"小王下意识的看了 一下墙上的挂钟,拿起了电话。

"你好,这里是镇综治办。

"小王啊,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哦,是……是刘书记啊,"小王又看了一 下来电显示的号码,确认无疑,"好的,刘书记, 我马上过去"。

刘书记是小王所在镇的党委书记,平时不 苟言笑,很严肃也很有威严,

"我在镇综治办工作快三年了,平时一般 都是分管领导打电话来安排调度工作,一把手 党委书记直接打电话过来可是头一遭,难道是 我工作上出现了差错?还是……?"小王忐忑 不安地来到了刘书记的办公室。

"刘书记,您找我……?"

"哦,小王啊,坐吧。"刘书记看着小王,脸 上浮现一丝温和的笑意。

"刘书记看起来可不像平时那么严肃啊。" 小王想着。

"小王,你到镇里工作几年啦?"

"刘书记,我到镇里工作快六年了,先是在 村里做大学生村官,后来考的公务员,然后就 一直在镇综治办工作。"

"哦……"刘书记沉吟片刻,"咱们镇规划 办的曹主任提拔到外镇任职了,镇党委初步考 虑安排你将规划办的工作顶起来,你个人有啥

小王头脑"蒙"的一下,感觉有点突然。自 从镇规划办曹主任调走之后,有好多人都在觊

■ 佚名 觎这个位置,自己虽然也曾心动过,却总感觉

心里底气不足,也就没抱多大希望。 "刘书记,我服从镇党委的安排。

> "好,有这个态度就好,那你去忙吧。" "真没想到刘书记找自己是为了明确镇规

划办主任的事。"出了刘书记的办公室,小王突 然有了腾云般的感觉,走路轻飘飘的,心里还 有一种莫名的兴奋。

接下来的日子,小王一直在兴奋与期待中 度过,可一个星期过去了,却没有任何的动静, 小王借机会偷偷观察刘书记,还是那样的严肃, 还是一脸的威严,事情仿佛像没发生过一样。 "难道事情有变化啦?"小王兴奋的心情逐

渐冷却下来,"时间过去一个星期了,按常理, 应该有镇组织科的人来找我谈话啦,可是到现 在还没有动静,什么原因呢……?"小王的心情 有点乱 时间对于小王来说,变成了漫长的煎熬,

每一天都是在等待和不安中度过,又到了一个 周五,小王期待的情景仍然没有出现。

"小王,还在办公室埋头傻干呢?"小王从 台账资料中抬起头来,是镇里驾驶员老李,也

是出了名的"包打听"、"小广播"。 "听说规划办主任的人选定啦。"老李吐出 一口烟,一脸的神秘。

"是谁啊?"小王的心一紧,故作镇定。

"哈哈,你不知道吧,是民政办的小许,听 说县里的交通局长是他娘舅,已经和咱们刘书 记打过招呼了。"

"还有别的竞争者呢,听说县规划局的一 个小伙子也想到咱镇来干规划办主任,规划局 长也在为他做工作呢。"

小王怔怔的,连老李啥时离开办公室都没 有察觉。

"难道刘书记是在考验我。"小王摇了摇头, 否定了自己的这一想法,"咱又没什么社会背景,

又不会去和领导套近乎,怎么去和人家竞争?" "我是不是该去刘书记家拜访拜访呢?"想 着刘书记的一脸严肃的样子,小王又狠狠的摒 弃了自己这一想法。"唉,不想了。"小王叹了口

气,心情沮丧到了极点。 周一,小王早早来到办公室,继续整理台 账资料。"一定要在下个月的检查中取得好成 绩!"小王暗暗想着。

"叮铃铃。"电话声响起。

"王主任吗,我是镇组织科,九点钟请你到 刘书记办公室去。"

"难道……?"放下电话,小王本已趋于平 静的心,又荡起了涟漪。

"小王啊,我们刚开了镇党委会,决定由你担 任镇规划办主任,一会儿由组织科带你过去报 到。"刘书记看着小王,眼里蕴含着有浓浓的暖意。

小王向上挺了挺胸脯,掩饰着内心的激动。 "由我来和你谈话,充分说明了镇党委 对规划办工作的重视,你平时虽然和镇领导 接触不多,但是你的工作和思想情况,我们 时时都在掌握和了解,我们用人选人的导 向,就是要用那些不会投机钻营、一心踏实 做事的干部,就是要把想干事、能干事、干好 事的干部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由你担任镇 规划办主任,也体现了了镇党委对你的充分 肯定和……"

春风拂来,小王顿时感觉神清气爽,心里 仿佛撒满了阳光,温暖而有力量!

傲然走出栅栏的牦牛饮饱泉水

一只呆火立在松尖的苍鹰

正欲站在枯木桩上昂首 呼朋引伴

康巴爾亞

咏雪二首 ■ 宁力

雪原行吟 是谁把老天的心 一次 一次 又一次

伤得太深 直到把河流冷冻成冰面 是谁把心里的梦想 一片 一片 又一片 酒向多情的大地 直到把跳动的心脏凝成冰心 没有瘦骨嶙峋而 怂恿作祟的鼓荡山风 没有低调潜行的野狗和

眉开眼笑的麻雀 河畔未来得及泛青的柳枝 轻轻敲打着山边默默 寻草的枯瘦牦牛

山腰袅袅飘散的青碧炊烟 晕淡了远处静立的高楼和 丰盈的群山

锦衣的山鸡身披挂千里云衣 渴望放出心中 千万匹奔腾野马 在这粉妆玉砌的童话里

迎着你清亮如泉的歌声和 空山新雨般的面庞 我双手合十 静等春雷在头顶炸响

多嘴的麻雀未来得及

雪袭

经不住鼠洞的诱惑刚刚振翅 一只站在屋檐的乌鸦 发出急促的尖叫 日夜欢快的小河听出经幡的低语 不由自主地慢下脚步 发出低低的闷吼 整个村寨仿佛抖了一抖 一条墨色河流汹涌而起 山川、河流、草场和 白花花的太阳 麻雀放下嘴中的青稞 飞向不远处摇晃的电线 牦牛瞪了瞪无辜的双眼 仰天哞哞几声 拔腿开始向栅栏奔跑 爬升、再爬升 回到主人的手上

咽下秋天残留的第二十一颗青稞 优雅的马鸡刚刚张开 刚刚缝补好的杂花色翅膀

蜷在牛羊圈边、青稞草堆里的藏獒 躲在天边的墨云剖开胸膛 还有山顶枯萎的狗尾草开始逃离 马鸡不断发出温柔咕咕声 不断叠唤身边幼崽回窝安息 苍鹰只是低低盘旋几圈后 朝着阳光照耀的地方飞去 两、三家紧闭的房门陆续发出吱嘎声 晒在铁丝上的各色衣服、毯子 檐角的风铃开始发出女巫的尖叫声 坐在村边土丘上 手执转经筒的 花白老人 拍了拍身上的尘土 起身 走向百年守望的村庄

雪花阅读

行进在大山深处。尼克尔他 摄

第2202期

雪域游侠——藏商

-读《近代西藏巨商邦达昌之邦达多吉》

藏巨商邦达昌之邦达多吉》,消除了 过去对藏族没有经商头脑的误解。 邦达多吉的先祖,邦达尼江的经商 创业奋斗史,不亚于任何一个民族 商人的励志奋斗史。一个从危难中 走出来,从小商贩做起,最后成了一 代让人尊敬的巨商。还有,藏族商 人与其他商人不同,他们不把精力 用在小算计上,而是走南闯北,勇于 探险,在大场面中敢做大生意。并 且,识财富为身外,精神与信仰不在 钱财,输赢都快乐。但邦达家族的 飞黄腾达,那是因为他的家族专为 十三世达赖做生意,从而使他的家 族商业做到了印度与尼泊尔,做到

我在另一部书里读到邦达昌 的发迹史。邦达家族曾经是芒康 那地的一家大户, 萨迦寺最大的差 巴。由于同另一家有仇,为权和利 益争斗仇杀,只邦达·尼江一人逃 了出来。他逃亡在云南时,连像样 的鞋都没有,兜里只一个镶金的铜

了北京上海重庆那些地方。

最近,读了美朗宗贞的《近代西 跟着一些云南游商跑乡下的生意, 马身上的汗味。我问他,他不会说话 买卖些针头线脑,女人头饰,换些 玉米白面腊肉的小生意。在有了 些本钱时,他仍是跑游商,去过汉 地好些地方,也学会了做生意的绝 招。后来,他回到芒康,并打入昌 都,建起了西藏当时最大的货栈, 上,并把生意做到了印度和尼泊 尔。垄断了西藏牛羊毛的英印进 出口买卖,成为了西藏最富有的家 族,成为"天邦达,地邦达"。这是 藏商旺族,他们的生意经里更多的 是政治手段的运用,与走南闯北, 以物易物的小本游商不一样,也与 当时的陕商的实心、晋商的机智和 湖广商人的大气有天壤之别的。

桑珠是我的幼年伙伴,有一次填 写表格,他在家庭成分一栏填写商 人。我感到奇怪,因为他家我常去, 在小巷靠山坡的尽头,很窄小,父亲 菩萨,那还是他先祖留下的。他先 好像是个赶马跑驮帮的,家里弥漫着 人换沙金。在他最发达时,他听

的厚嘴唇笑笑,说他爷爷那一代人是 康定的大生意人。做皮革、布匹、茶 叶甚至黄金的生意。看着他家的穷 困潦倒,我一点也不相信。

他说,他爷爷当年也是跟着 一队从丽江驮盐的马帮来的康 开始了做西藏土特产的买卖。他 定。那时,年轻的他就在商贸发 知道,在西藏做生意,没有寺院和 达的康定赚一笔钱,来娶亲。他 上层的依靠,是寸步难行的,因此 来后,就在一家老陕开的买卖药 他一开始就把货栈挂靠在大寺院 材的商号里打杂,精明的他学会 了打眼看货,学会了察颜观色,探 透顾客心理,掌握时机喊价砍 价。也学会了汉商的精打细算, 勤劳节俭。他开始自己的生意, 就是跑高山牧场,那些汉人不愿 去的艰苦之地寻找珍贵的药材, 然后低价收购,或用针头线脑的 日用器以物换物。后来,他在康 定也开了一家自己的药材铺。他 仍不满足,又想做更大的生意,像 邦达家族一样,发达起来。他独 闯印度、尼泊尔,低价买来几大袋 名牌手表,并用这些手表给淘金

说他爱着的那个女人遭了难,让 一伙土匪抢上了山。为救女人, 他用去了辛苦挣来的大部分财 产,可是救出来女人已经折磨得 伤痕累累,又患上的肺病。他觉 得自己经商是选错了路,对不起 佛主的教诲,就把自已剩余的所 有财物捐给了寺院。他再也不去 做与钱财有关的买卖了,成了一 个每天按时转经,常去朝山朝圣 地的虔诚信徒。

他给我看过他爷爷那时的照 片,黑白的泛了黄,藏在镜框里。他 年轻的爷爷骑在一匹漂亮极了的黑 马上,戴着高高的狐皮帽,斜挎叉子 枪,唇上两撇胡子,看着英武极了。 哪像个走南闯北谈买卖的商人,像 是来去飘风、行侠仗义的侠客。

站在地上,你只能看到眼前。站 在山顶,你能看到整个草原。假如你 是一只鹰,在高空伸展羽翅滑翔着的 鹰, 你就能看到山那边的风景。在雪 域高山草原自由行走的游商马帮,还 有行吟歌者们,都是草原的鹰,他们 的心胸同天地一样的广阔……

本刊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新闻热线:0836-2823621 邮箱:258911884@qq.com